毛詩古音參義

毛詩古音叅義卷之四

大雅

自文王至卷阿爲成王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厲王之雅。雲漢至常武宣王之雅。瞻卬召旻幽王之雅。皆變也。○文王大明緜三篇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其一端。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爲郊祀后稷配天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旱麓行葦旣醉鳧鷖等詩亦受釐之樂也。思齊言文王在宮之事樂以爲成王之燕處法。節以爲王后法。靈臺言文王在囿沼辟雝之事舉以爲成王之游觀法。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後言武王事。行葦以下四篇。公劉以下三篇皆受釐陳戒之詞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 右音以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古音蒲北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古音疆。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古音方墨反。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古音浮。

文王七章周公于朝會之時賦詩以勉成王也言聖人之學本于天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天命而保孫子使商之孫子咸服于周而克受厥師其德之大在保民保民在多賢而藎之賢只在不已不已者只是緝熙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與天相配後王欲承祖修德亦只在能敬敬則誠誠則不已天與道不已文王純于大道亦不已天不可見惟法文王即以法

天。此中庸天道人道之極致而詩已包之。大學之明明德，即亹亹令聞也；新民，即陳錫哉周也；緝熙敬止，即止至善也。天人感通之故，神聖功化之妙，悉備于是矣。非大聖人其誰能作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古音疆。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古音杭。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古音方墨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古音疆。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古音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古音神與反。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

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古音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古音盲。

大明八章。亦戒成王也。言武王受天明命。由于有明明之德。而原其所始。惟文王以克明德之聖。又得聖女娍氏以爲之配。故篤生武王。文惟王季之聖。得大任聖女以爲之配。皆惟明德之行。乃篤生文王。明德維何。亦曰小心翼翼。即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文王以敬德事上帝而致多福。武王之無貳爾心。亦即文王戒慎恐懼之心。故亦來上帝之臨。而其心不貳。又有八百諸侯之奮興。有元勳太公之佐助。故能一戎衣而有天下。以自明其德者使天下之染紂之昏德者。一朝而皆清明焉。此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矢與誓同。即牧誓也。侯即諸侯也。牧誓及于六步七步等語。有貳心矣。維我友邦冢君。皆桓桓如虎貔熊羆之與焉。且告以天命之臨而不必有貳心。此皆天之所以使殷適不挾四方也。此皆天之所以保佑命乎武王也。○讀天監在下二節。則聖王聖配。合之于天。定之于王季。何至謂文王未得而過勞其憂思。既得而乃深其喜樂如關雎所咏也。故曰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倪韓詩作磬磬。譬也。會。說文引此詩作澮。春秋傳云。澮動而鼓。是也。詩義折中從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音姥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古音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古音媒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古音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古音滿以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古音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古音杭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古音戶予曰有奔奏古音祖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追述太王肇基王迹至于文王受命也與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文王康之之頌同義后稷初封于邰公劉始遷于豳太王之興因舊封也自不窋失官竄于戎狄而公劉始遷于豳太王之避狄人之難而復遷于岐不過復其故地耳而艱難遷國之時乃能利用大作畧地相宅築室受田命官動衆立廟置社遂備宮室門觀之制其經營布置廣大周密已開周官周禮之先由是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數十年來寖以強大至于文王而虞芮質成天命維新要其所由肇自賢妃姜女同心一力以修身齊家爲家法以人謀龜卜得地利以遠害興利得人和以夙夜敏皇播聲問以選賢與能資贊襄天德王道之本末始終備具于此後王所當時念開創之艱難固日不暇給而規摸宏遠者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古音倉九反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古音魚何反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蓋承上篇末四句而申言之以告王也于前二章見率下親上相導先後之末于第三

章見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之能又見奮揚武衛折衝威敵之勇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舉其重者而言其實所謂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者無往不具也賢才之盛如此蓋由文王之文德如雲漢之爲章于天而又久道化成振作人材以成文之治之光賢才有文章皆文王雕之琢之賢才有質幹皆文王金之玉之五十年來日勉勉于此而不已故能得人任事持其大體而萬目畢舉可以綱乎四方矣治其條理而萬事悉周可以紀乎四方矣此則作人之效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降音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福音方墨反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言文王以德受福欲成王之法其豈弟也篇中六言豈弟豈以强教之謂以道驅之也弟以說安之謂得其心也合之則爲仁心仁政保合太和以此修己則如玉瓚之盛彼黃流貴重華美明德馨香也以此治人則如鳶魚上下之

各順其化涵煦覆育神動天隨也以此事神則備物盡志時和年豐民人各得其所而與鬼神合其吉凶也盛大之福無不驕矜然皆以至當之德求百順之福犬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夫豈稍有回邪之心哉無所為而為之則曰不回此天德王道盡頭處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古音滿以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古音房以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古音博工反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傳注之義甚備但愚有甚疑者二章寡妻二字傳謂稱言寡小君夫妻與小君之稱相去甚遠序庶對異邦可稱曰寡小君不可稱曰寡妻烏得稱之且作詩者周公教成王也公豈肯稱其母為寡妻成王又豈忍聽臣下稱其祖母為寡妻竊謂第二章似承上章大姒二句而言言大姒之徽音助文王之祭則順于宗廟先公而來格來歆罔有怨恫以

其徽音為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法則皆為淑女佐助君子各執勤勞如葛覃卷耳等篇之所吟由是而教及于振振之公子公姓吾見弟輩皆儀刑其教由是而助君子以治家邦如二南之所錄此皆所謂嗣徽音也然大姒之德皆本于文王文王之在宮關雎以和而為斷雖然必以敬為主仍如其在廟之肅肅雝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心本無厭倦而亦常存保守之意純亦不已以聽天下之外治俾大婣亦明章婦順以聽天下之乃治是夜文王之德行于遠人雖美里之因昆吏發貌之侵所謂大難者不能珍絶而其光大之聲譽末當有所玷缺雖事之無所前闘者而亦合于法度雖無謙詩之者而亦人于善道不思不勉而從容巾道也行于國中則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者皆得其所[illegible]毖而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賢有金相玉質揆文奮武之毫去乃知我周自大王大姜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歷世之古大皆能主敬而無畢以為家法是以斯十法之皆有譽干大下而成其俊父之美也考成王年十有三而嗣位明年始行冠禮則大昏之禮亦必以次舉行周公作詩屢言先世后妃之聖諄諄告誠不但教成王以修身齊家如孔子所以教伯魚二南者其宮闇之教蓋必如南豐曾氏所言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勤作之度一歸于以身作則和而能敬幽闇之中稚席之上毋或褻而玩之則天命常行成王所以修齊卽后妃所以為刑于而治國平

不外是矣厥後姜后脫簪珥而宣王中興褒姒煽土亡國大雅之作豈徒爲孫子者陳述歷世聖祖聖母之德而已哉或謂刑于等句孟子引之與後世所稱遠皆然何得忽翻祖說予謂讀詩必求其所安若以寡妻爲大姒于心安乎或曰妾多而妻少故曰寡若指八十一御妻則妻多矣予謂八十一御妻中容有寡德之人故曰寡妻非多寡之謂也臆見如此請以質疑于誦詩君子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右音之怒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右音以）則友其兄（右音虛王反）則篤其慶（右音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古音戶　依其在京古音疆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古音陀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古音棘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古音榪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篤于于字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

皇矣八章述祖德也。一章二章言太王肇基王迹荒度高山之事稱帝者三稱天者一。三章四章言泰伯讓國王季有國孝友之實稱帝者四五章至八章皆言文王之德與功而詩廿民帝伐崇之師言帝者四。蓋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流曰有赫曰監觀曰求莫曰究度已將上帝說得活現可汲由是宅曰帝之與帝之遷配曰天之立山曰帝之省邦對[illegible]帝之作心曰帝之度至于帝之謂文王者且三見焉而日[illegible]爾眞若帝天之耳提面命諄諄然者。書言昭受上帝天[illegible]命用休亦無如此詩之明備婉至者。天人相與之際非如追者敎能爲之。○書當作嘖串。正義作患謂患中國之克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乃古貫字明崇伉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寇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是同物同音故縣謂之混皇矣謂之串伐崇之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當作貫夷鮮原據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詩義折中從之長夏之長舊讀上聲折中讀作袁謂不張大也夏以革。東萊呂氏謂侈大與變革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叶古音 麀鹿攸伏。古音蒲北反。與服同。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

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古音蓬工反 矇瞍奏公

靈臺四章。民樂文王之有靈臺靈囿靈沼辟廱也靈臺以望氣祲察災祥候天道皆爲養民起見辟廱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一時民情歡欣鼓舞鳥獸魚鼈咸若聲律克諧神人和洽文王之文德覃被成周宇宙開故次于武功大定之後○鄭氏說辟廱所以教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袁準正論亦以辟廱爲大射養孤之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今觀此詩則辟廱及三靈同處在郊故民樂其有臺池鳥獸之樂者又樂其有鐘鼓之樂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古音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古音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古音蒲北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朱傳專美武王。蓋文王之什。皆成王周公之詩也。下當作夏。蓋音之訛。夏大也。大武卽稱武王。故言大王王季也。文王在天。武王之武。皆能配之。次章言武王能以德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三四章言武王之所以成其王者。以其孝思維則也。五六章戒令王之以孝子武王。則不但嗣父之服。便可繩祖之武。繩祖武則世德作求。而天與人歸。永永年代傳之無窮矣。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禮記引此作猶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古音蒲北反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古音疆。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古音媒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述文王作豐武王從鎬文德武功之盛欲成王之繩武也前四章以武功稱文王後四章言武王乃專言其文教所謂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烝折中作盛字解築城伊淢言築城臨豐水之急流也作豐伊匹言稱其上公之制不務侈大也何氏謂築城為築鎬言武王營鎬與豐作匹但玩三四章之王后五六章之皇王義解甚明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古音每爾雅釋訓以履帝武敏為句或以歆字屬上讀者非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古音耄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古音滿以反　恒之穈芑是任是負古音房以反　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叜叜古音蘇九反　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受釐陳戒之詞也長至之配也用思文元日之配也用生民思文簡而此詩

繁者。因所穀之故。是以詳叙其相穡之始末。以昭其功也。○黃茂。土色黃而肥也。方。均布之也。苞。叢植之也。種讀鍾。培壅其根也。褎與褎通。苗既秀。再耘之。收其旁土以阜苗足。則衆不拔也。蹂讀揉。手揉之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古音古。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古音胡。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古音滴主反。以祈黃耇。古音矩。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古音方墨反。

行葦四章。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朱子曰。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便謂仁及草木。養老乞言。無復倫理。眞切中序傳之病。猶有拾

班彪北征賦。范蔡王符等傳訊之句。謂此爲公劉之詩。爲古義者。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古音方墨反。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古音盲。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古音磋。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古音俄。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朱子謂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首二章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次章言其受福在于德之昭明。三章言昭明之能善其終始。非臣下之私禮也。公尸因傳祖宗之命以告之。謂其主祭助祭。皆當神心。只在威儀孔時。先錫之以孝子。孝子既孝。而其子又孝。永錫爾以其族類焉。夫所謂族類者。室家雍雍肅肅。類也。永錫賢嗣。類也。天被之以祿

又使其景命相附屬。生淑媛以爲配。而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世有聖德。萬年受福。皆類也。公尸之所告如此。洵合乎臣民同然之心。此所謂達孝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古音娑 公尸來燕來宜。古音魚何反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古音磋 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古音譌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古音戶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古音紅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福祿皆歸之主人。不必言公尸之受福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古音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四章。朱傳謂公尸答鳧鷖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古音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古音疆。京師之野。古音神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以古音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公劉六章召公述公劉遷豳之事以告戒成王也當草創之初其養民者備其勤民者至其奠民居者固其制民產者詳之其利民用者周而且武備之修禮服之盛祀典之肅兵制之定農政之詳其勤勞儉樸猶留渾噩之遺而創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先深矣厚矣周家至矣故每章皆以篤公劉稱之立宗法也○巘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甗巘與甗通宗之立宗法也三單者鄭氏以為無羨羨卒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副也單而無副適蒲三單之數故曰三單毛氏以為三單相襲折中謂單者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是猶用毛傳之解矣○創業垂統為子孫建無窮之基只是匪居匪康四字抵一篇無逸書文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古音蒲以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洞酌三章亦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言一行潦之水也酌而澄之去其濁用其清上者可為祭祀之酒食次亦可以濯祭祀之器又次亦可以洗濯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去其短用其長左為豈弟君子則盡為民父母之道為民之所歸民之所依以安息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古音尼心切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古音戶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古音牠。古音陀。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亦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前四章勸其由適性而推廣之以盡其性。乃可以長享茀祿。後六章勸其求賢君作歌以志喜。臣遂歌以爲箴虞廷明良之風。于此可想。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古音盲。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

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
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
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
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卿士之長老者。戒其新進用事者之詞。欲民之安。
先治京師中國。以及于列國。欲京師之治。先在于定我王。爲
王休。欲王之定。在大臣之不縱詭隨。詭隨之人。詭隨乎大臣。
大臣詭隨乎王。王則無良昏愍罔極醜厲之寇虐作。其爲寇虐
者。不畏天之命。不爲民之憂。敢作奸慝。至于敗乎正道。反乎
正道而不悟者。由于詭隨之人。以繾綣之情。固結其君。遂至
不可解。皆汝不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而縱乎詭隨之繾綣者
也。汝寧不念汝雖年少。其任極大。王之愛汝甚至。而一改其
非乎。我爲同僚。安得不亟亟誥正之。蓋戒
乎同列而所以憂國憂民警乎王者至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古音盲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

板八章亦同列相戒之詩。周之遺獻。淵源深遠。故知道。而言之深微切至如此。○憲憲猶軒軒。足高氣揚之意。資藉也。蔑資。無所藉賴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古音蒲北反。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古音肓。　以無陪無卿。古音羌。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古音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古音郎。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古音杭。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古音忌。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行。有似乎紂。故設爲文王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反覆于天人之際。望王之改過易亂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

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古音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逿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古音俄。無不柔嘉。古音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古音謁。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古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古音路。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古音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古音豫。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古音磋。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古音俄。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樂音五教反。　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慘當作懆。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衛侯以自儆之詩。陳王亦因以諷王也。淇澳賓筵。皆以威儀為戒。此詩尤重威儀。威儀莫大于言行。行而合乎禮則為德之隅。言而體諸身則為民之則。威儀莫要于敬和克共明刑。無易由言。而極之于屋漏不愧。則敬之至矣。溫溫恭人。輯柔爾顏。而至于小子受惠。則和之至矣。大學之所謂道學自修。恂慄瑟僩。中庸之所謂戒謹恐懼。致中致和。武公

蓋默契焉。故因其爲王朝卿士之所陳戒。其體制音節。文合于雅。與賓筵之詩。分列于大小雅。蓋自周召諸公而後一人而已。猶有謂武公篡共伯之位。如史記者。○遏。箋云。當作剔。治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古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古音其亮反。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音古盎反。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

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
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
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
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
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音古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
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
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
盜爲寇古音苦故反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芮良夫刺厲王之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古音良中切。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右音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宣王憂旱而日日祈禱。大臣因以王之言聯綴為詩也。王曰二字。直貫至末。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其遇災而消彌補救之道。無一不周。或乃謂其歸咎天祖。與成湯之六事自責遠者。其亦不善讀詩矣。○友同有。里同理。散無友紀言散倉廩以賑民。無有紀極也。鞫哉以下。又勸羣臣之捐施。羣臣皆至于窮病。下至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敢諉于不能。而止而不周救者。其亦鞫之甚。疚之甚矣。而旱猶大甚。瞻卬昊天陰陽之不調。我君臣其當如何燮理之乎。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古音博工反。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音見上。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古音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古音杭。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宣王封申伯于謝。以爲方伯連帥。而命尹吉甫作詩以贈之也。甫。仲山甫也。小雅黍苗。記召伯之營謝。蓋是時。

淮夷不靖王既命召伯率烈烈之征師往平其亂遂相其要害之處莫過于謝請王命大臣以鎮守之王念勲戚有文武才者莫如申伯遂命申伯遷居其地扼淮夷之吭即所以式南邦保南土揉萬邦為周之翰蕃宣四國者也至于築城之役雖召伯之任輦車牛徒役師旅在焉而作爾城墉者因是謝人也先以徹法定其土田賦税者蓋徹法之不行一壞于厲王之貪暴再壞于淮夷之兼併徹之而民居以安家人可遷後又言徹土疆者徹其土則取公田之賦以為餘糧不擾庶民也徹其疆則薙疆外之隙以清道路不畏盗竊也夫然後可以遄速其行矣往近之近舊謂只宜作遠近之近蓋申伯以元舅外出疑于遠之猶山甫之不能遄歸其心不慰故曰謝甚近也往此近土者惟吾王舅能保南土任之重念之深也戎周人謂謝人也謝人素患淮夷故謂之曰女今有良翰矣蓋以甚顯之申伯為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者也何懼乎淮夷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古音戶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

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古音盲。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古音古。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古音旁。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古音方惜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仲山甫承王命城東方。天子命尹吉甫作誦送之也。首言生人性命之實。見山甫之克盡其性。次言山甫知行之要。而以柔嘉維則為主。蓋任重固宜剛毅。而德之至極。歸于柔嘉。故中庸言至聖之德。首舉寬裕溫柔。聖人之盛德。亦

首溫良但溫而厲為柔嘉之則耳況人臣之道尤在柔順而剛亦不吐則克治之功全歸于正直由其德輶克舉盡揮執之功也其德如是其任則以冢宰兼太保其寵為天子世臣而命之城彼東方者蓋徐夷為患必城要害之處以鎮守而命重臣往而董治之當時或有不得已者且味明命使賦政于外邦國若否等語亦似非專為城齊而出然以保王躬補王闕之重望而違離闕廷山甫所不願大臣如吉甫亦不願也故惟願其遄歸以慰其心三復詩辭蓋亦寓規諷之意為厲之後王立魯戲料民大原山甫之諫皆不聽焉其袞職不能補之機已萌于使齊矣抑又有可疑者厲王之禍召公以子代太子與周公共和行政俾王室又安宣王中興兩公之勳繼武元聖何以小大雅不見尊崇元勳召公猶以營謝平淮得賜秬鬯圭瓚而周公無聞焉吉甫亦止言嶽降申甫而不及周召豈史與詩之有闕歟杜欽以山甫為異姓之臣稱德興以山甫為魯獻公之仲子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據此詩纘戎祖考權說近是若他姓則無世為大臣王躬是保者羅泌路史樊國兩見一為泰伯仲雍之後一慶姓未知孰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古音戶郎反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古音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古音婆赤豹黃羆。古音波

韓奕六章。韓侯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命之爲韓
侯長北國受命而歸。王命卿士餞之。爲詩以榮其行也。考宣
王之中興首北伐玁狁次南征荊蠻。遂會于東都。田于吉日
載在小雅至大雅之詩則以雲漢爲中興之本。遂命申伯式
南邦山甫懷東方韓侯長北國召公徹南海終以常武之平
四方。其規模宏遠日不暇給矣。又按周初分天下爲二伯此
時似倣唐虞四岳之制有四伯此制不行王迹遂熄齊桓晉之
文蓋即倣申伯山甫韓侯之爲伯以不命于天子遂爲王之
罪人。覲崧高諸詩。屢言王命此篇一則曰王親命之再則曰
王錫韓侯天子有道諸侯奠命詩詞亦極鋪張揚厲然重在
錫命侯伯纘祖考共爾位榦不庭而韓侯果能受北國勸治
理修職貢所謂聖主得賢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也至
于錫之車馬衣服淑旂綏章以爲旂飾簟茀錯衡以爲車飾
元袞赤舄以爲服飾鉤膺鏤鍚以爲馬飾鞹鞃淺幭以爲械
飾鞗革金厄以爲轡飾纖悉周到禮數渥矣。其餞之也則不
如親餞申伯之禮以別等殺而清酒百壺。魚鼈筍蒲示眷惠
即訓恭儉儀文謹矣。記其取妻之親迎燕譽。則以關雎之刑
于寡妻爲之。敘其樂土之魚鹿熊虎。以章物采以重民依則
以職方氏之慎固疆圉警之。敘職貢而指其貔皮赤豹黃羆則
則又以示明王之慎德。不寶異物惟各獻其土之所有下兌
効其忠敬上不總于貨寶也。尤在首言梁山爲禹之所甸斯
塈故籍盡水土之利以勸民事。方伯爲祖考之舊職從受追

綢捖河山之險以撫蠻方其旨遠其詞文與崧高烝民皆極其廣大精深序以爲亦尹吉甫所作其信然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序亦以爲尹吉甫美宣王之平淮夷玩詩文意宜爲召虎平淮夷而歸王嘉其績錫之命而命大臣爲詩以志之

也周興西北距東南最遠淮夷恃江漢之險料西北之人不習水戰往往負嵎抗命此詩所征淮南之夷也下篇王所親征淮北之夷也惟在淮南故舟師由今漢中郡順流而下當方叔既定蠻荊之後蠻人無敢一過我舟師已扼淮夷之吭一單陸行由豫州境渡漢而南故一則曰淮夷來求再則曰淮夷來鋪江漢之內素與淮夷聲勢相倚者皆無敢妄動淮夷望其水師與陸地之車麾滔滔洸洸不戰而自屈于焉經營淮旁四方之地除彼虐政行我徹法一舉而南海之遠皆正其疆界通其溝塗南海之人已曉然于畏威懷德召公又承王命來其地而撫循其疾苦宣布其德意所謂不重斂以爲病不苛急以爲擾但欲其歸極會極于王國也召公之功于是爲大可以上比康公之爲翰如康公之受命于文武王于是錫之祉福如下文所云然君以武功褒其臣以文德勉其君蓋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中興盛時何遽不如開國之初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古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美宣王平徐。有常德以立武事也。徐爲伯益之後僻在東南。當三監流言。伯禽就封之時。蓋嘗再叛。至穆王失馭。遂僭王號。至今猶負嵎抗命。其罪並非獫狁蠻荆之比。故王親統六師。往征其國。以敬戒爲行師之本。以惠民爲行師之用。乃命大司馬大師皇父。整治軍馬。命小司馬程伯休父將其前軍先行。循彼淮濱。以省視徐土。伏匿之寇。蓋以淮在徐南。聲勢相倚。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擣順攻。不獲截其東南。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有所難及。故命將時已定計于卒三彼省此。使徐不得越淮南奔。所謂堵截于淮浦也。三事者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也。兵

貴神速不可遲留不可久處以三事之就緒也乃言天子自將威靈赫濯而于貴欲舒徐民之力保徐民之生故奮然振作以來不糾紫以滋擾不慢遊以縱敵而徐方之絡繹騷動者皆震驚焉誠以天威如雷霆徐方不得不震驚也然猶負固不服天子乃奮武移師進厥如虎之臣爰厚集其陣于淮之濱特出奇兵以執其醜虜又以重兵堵截于淮浦使其欲拒不能欲走不得徐安得不來服哉夫王師之衆盛其分如飛翰之張其合如江漢之會其靜如山之苞固其動如川之流行其縱有緜緜相續之勢其橫有翼翼比附之象用奇則變化無方而不可測用正則紀律嚴明而不可克所以能洗徐方之汚染正徐方之背戾也然亦由我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謀猷誠信淵塞不專恃乎師武臣力故徐方來朝而與諸侯會同皆天子之功也當是時玁狁走西戎駾荊蠻靖淮夷安四方平矣徐方亦來朝而革其回邪之心矣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于王乃命凱旋而偃武修文矣玩末章意序所謂因以為戒者其後宣王乃以武為常敗績姜戎料民太原其亦未知以常德立武事之義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音戶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刺幽王也黜子廢后大厲也用小人為國如蟊賊之害于外如蟊疾之潰于內賄獄淫刑動輒藉沒人上田囚奴人子女而無罪者多方戕之有罪者飾詞脫之大厲也皆由于褒姒奄人為厲之階能以其智辯騁人之言其心忮害

而變詐譖于始而背于後以自解而誣人。豈不極爲害乎。王猶以是未足爲慝也是以婦寺愈熾賄獄黷貨如虢石父輩。竟似賈人圖取三倍之利在朝君子誰不識之。又如褒姒本不宜參問公事乃今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是眞介狄也方今天怒神責王舍介狄之悲忠而忌予正言不以不祥爲憂而狎侮小人不似人君威儀故善人遠亡人亡則國殄瘁是天之降禍甚多甚近甚可憂悲而王不之憂悲。我安得不痛哭流涕哉獨是天道高遠而以仁愛爲心雖當壞亂之極無不欲止其亂而能鞏固之者王誠念天悔禍法皇祖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又何不可回天意以救其後哉。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古音几。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古音忌。

召旻七章。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亂也。首言民生之大困。中國邊陲。無不荒蕪。是天降之罪罟。由于小人居內訌亂。昏庸椓靡。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用之以治平我邦。小人頑慢且善訛毀。王既不知其玷缺。而兢兢業業。久而不寧者。乃見貶黜。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是以民生日困。如歲旱之草。不能遂茂。棲岸之苴。並見枯槁。一邦之人。無有不潰壞者。抑思昔日之富盛。豈如是乎。今日之疚病。豈若茲乎。皆小人之害也。夫小人者。其粗蔬如莠稗。然爲五穀之害。何不自替發乎。徒使我專爲愴怳。引長不能自已也。譬之池之竭。由于涯之障。而水不能入。泉之竭。出于中之蔽。而水不能出。而皆不知其出所以其害甚大。徒使我專爲愴怳。弘大而憂哉之及身也。王寧不念開國之初。有召康公。中興之時。有召穆公。宜布德化。疆土日闢乎。今者犬戎內侵。諸侯外畔。豈今時之人無有舊德可用之人。如召康公穆公者乎。其如王之不用何。風之終。係以幽思周公也。雅之終。係以召旻思召公也。以二南始者。以幽風召旻終。亂極必反其所自始。故篇卬曰皇祖召旻曰先王。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古音叅義卷之五

楚安鄉後學潘相學

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一章。祀文王廟升歌之第一終也。頌以美盛德之形容。盛德莫大于穆清。盛德之容。莫大于肅雝。文王之德曰肅雝文王不可見。于穆清之廟。見肅雝之顯相與多士之秉文德者。如見文王焉。既對于在天之神。又駿奔走在廟之主。益覺文王之德其穆者顯于後世。其清者承于子孫。而永永無厭于人也。如此乃謂之穆。乃謂之清。下二篇乃分言其穆清。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

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升歌之第二終也。首四句。承上歌而言其穆。天命以穆而不已。文德亦以穆而純。純亦不已。故其廟之穆與天同而光顯于天下後世。其寧有他以恤我乎。亦惟收受其光顯者而已。蓋天既大惠于我文王。爲曾孫者。豈不當篤厚其所以光顯者乎。假以溢我。朱子從左傳作何以恤我。不顯承上章不顯而言其無斁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升歌之第三終也。首句。承上歌而言其清天得一以清。文王維其清與天同。故緝而誠熙。而明緝熙。故文王之所貽皆可爲典。而清廟之中。自始祀以至有成。贊維周之禎祥以丕承其典者貺受其稱也。豈或斁于人乎。明堂位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書大傳亦曰升歌清廟不言有幾章。但此三篇皆謂祀文王。則不見何以分用三詩之處。李安溪謂於穆爲方祭之詩。既非升歌之謂。又以維天之命爲受祿之詩。維清緝熙爲造神之詩。亦無確據。彭山季氏謂清廟至維清宜合爲一篇。然以維清篇依序爲奏象舞。謝升歌清廟下管象未嘗相離。則此篇內朱子又謂未見奏象繹之意。稱謂首章曰穆清。次章曰於穆。三章曰維清。似三章相承爲升歌三終之曲。崑山徐氏謂升歌時所奏。各有節次。如古樂府一篇分

爲數篇後人乃各自爲篇。甚誤。其言有理。故存疑于此。○顧氏曰。凡周頌之詩。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矣。○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據此則顧氏全書用古韻證本音者亦可不必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古音博工反。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但解詩者遂以烈文等句。歸美助祭之諸侯。則似詞義不倫。竊謂此詩雖獻賓時所歌。其義則歸美先公先王。欲諸侯共念其功德。永永勿忘。即所以戒飭之也。安溪李氏以爲稱祭太廟已祧未祧之主皆升合食之詩。其曰烈文辟公。指大王以上之先公也。先公德澤深畢。故錫福後人。子孫保邦。皆無封靡。至于大王王季文王。其業益崇。至于武王。繼序念先世之大功。益發皇之。奄有天下。誠以前王之爲人極其強。是以四方訓之。前王之修德極其顯。是以百辟刑之。於乎。前王豈可忘哉。凡我列侯豈能忘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

天作一章。婁源汪敬仲魯詩經解曰。以爲祀岐山之樂歌。易曰王用享于岐山是也。棊纂讀徂爲岨言險峻也。以岐字絕句。折中以徂讀本字謂往也以彼徂矣爲句。對上彼作矣。岐字連下讀。徂與作一意。言大王文王之逝也。各有精義宜並存之。惟折中主祀岐山爲義。則載序之祀先王先公。朱傳之祀大王于廟爲有據耳。陳大士云。祖宗建國據形勝之地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大王于岐山用是道矣。至子孫捐汧渭之地以予秦。秦之履奄及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使子孫誠保之。即何以有秦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郊祀上天。以文武配享之詩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故周公作頌首三篇皆祭文王之樂歌。次之以祫祭先公先王。故有烈文之詩。大王作岐山。文王康之。故次之以祀岐山之詩。要以天命爲主。故次之祀天言及文武。又次之之祀帝。以文王配。又次之以大武之六成。首時邁次武賚勺般。桓以秦火後稍失其次。故今本武賚等篇錯簡在後武王

崩矣方有執競之祀武王周公東征之後誕保七年制禮作樂乃定郊祀后稷以配天有思文之篇又定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勅農官預備耕耤有臣工之篇又定天子元辰耕耤有噫嘻之篇斯時典文大備二王之後咸來助祭故次之以振鷺至于嘗烝歌豐年大樂始成合奏于祖廟季冬薦魚以次畢具其樂備矣又以從前大祫未及稷所自出五年殷祭宜祭嚳而配以后稷以下之祖乃爲大祫即大禘又時祭之夏禘行于大廟合祀七廟之祖又新主入廟有吉禘又祭大禘詩樂殘缺夏禘吉禘亦僅存徹俎之篇故孔子正樂即以來禘雍次之皆所謂各得其所也此後則皆武王廟之詩若載見有客及閔予小子四篇是也載芟三章報賽先農絲衣祀先蠶皆豳頌也至頌以文王始以武王終皆周公所作並死康王時之詩若以昊天爲祀成王夾于高山我將之間妄見爲得其所乎至于成王二字朱子于成王之字既同序傳之解何于其此拘國語游移之詞以爲必屬王誦非執繁音之成康亦與此篇成王同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古音疑 維天其右之。古音以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武王克商。柴望大告武成。歸而偃武修文之詩也。韋昭國語註云。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狩告祭。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何氏以爲大武之五成。黄氏舉武成庚戌柴望爲告祭懷柔之實。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爲莫不震疊明昭有周之實。放牛歸馬。爲戢櫜之實。建官一節。爲我求懿德之實。假爲有見。盍時邁其邦。即于征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天地山川。即恐昊天之不子。河喬百神之不佑也。故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无作神羞。其曰式序在位。即諸侯受命于周。侯甸男衞駿奔走也。然則此詩。其爲大武之第一章乎。樂記所謂始而北出也。於皇武王篇。爲再成而滅商。賚爲三成。殷爲四成。句爲五成。桓爲六成。以秦火後。錯簡失次耳。武王崩。周公作大武六章。于武王廟歌之。暨漢唐祖宗廟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等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古音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序曰祀武王也。毛鄭以後皆從其說。朱傳因詩有成康二字。定爲昭王以後之詩。郝氏云。此云成康者。武王功成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也。凡詩書言武成康。康王。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以爲謚耳。豈凡言成康即爲頌二王乎。予謂周之克商有天下爲武王。雖推原功德歸于文王王季大王。斷无周公作頌。首文王。次先公先王。而不一頌武王之理。自當以序說爲正。若泥成康二字。朱子解成王之字。亦當以拘此二字者爲滯泥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冬至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稼穡有成而教興焉。故曰陳常于時夏。發語贊其有文德者。此也。孔子曰。后稷之爲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黃氏曰。生民爲述德之詞。思文爲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分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一章。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戒農官及保介預備耕耤之事也。周之暮春爲夏之正月。以是月祈穀。故以來牟將受厥明爲望。及乎康年既獲。並可以預備收斂之具矣。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矩反。

噫嘻一章。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率諸侯公卿大夫九卿。耕耤既畢。戒農官以終耕種之事也。言噫嘻乎我先王克成王業。既以明昭之道格爾農官。茲者勞酒已御。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終萬夫三十里之地。皆服其耕事。而萬人爲耦而並耕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庶幾夙夜。古音豫 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微子來祼將于京也。李氏謂釋奠于大學之詩非是。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秋冬嘗烝之歌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古音則故反 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古音方墨反

潛一章序以爲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之詩折中定爲季冬薦魚蓋因詩詞潛有多魚非僅薦鮪之謂曰潛者藏之深明冬時也曰漆沮明得地也非觀魚于棠之遊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古音莫九反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古音戶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古音戶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古音蒲以反

雝一章序以爲禘太祖謂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也諸家多謂禘即祫也有大禘有時祭祫禘夏祭之祫禘則禘于稷廟而以六廟神主配食五年再祫日殷祭則禘后稷之所自出而以后稷及已毀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又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亦謂之吉禘此其武王邑姜入廟吉禘徹雝之詩乎烈考皇考皆謂武王天子孝子皆指成王蓋禘祭正歌缺亡僅存此徹詩周公作詩言王致武王邑姜于太廟雝肅之諸侯成來天子以其穆穆之容薦牲奉祀諸侯助之以行禘禮蓋出大哉我武王之烈光有天下綏予孝子以己成之業克合食于太祖也夫太祖者宣哲則

盡人之道。文武則皆君之德。能安人以及天而克昌厥後。若今之六廟神主。高圉亞圉組紺太王王季文王皆其後之昌者。綏我烈考。以九十三年之眉壽。助以尊富饗保之繁祉。今得禘于大廟。既右享我烈考。又右享我文母也。如謂詞無及于太祖。則宜皆四句。實歌太祖。何者。周人以諱事神。安得謂武王以子祭父。直稱父名。藉言臨文不諱。況祭父之詩。豈可以言臨文。謂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祖考名重。安得以考為考。而祖亦曰考。王謂文母。舊說皆指太姒。與文王同謚。則書稱烈考武王。不應詩又稱文王為烈考。想烈考文母。乃天子稱皇考皇妣之美號。猶詩之忽言皇王。忽言王后也。孔穎達以烈考為武王。似為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音古

載見一章。成王免喪。諸侯始來朝見。以求章法。盛其車服。天子率之。見于武王之廟。遂以孝享于先王先公。諸侯為天子求眉壽。以永保其多祜。我烈文之先公。亦必綏諸侯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臣為君求福于烈祖。君亦求烈祖之錫福

于臣。上下之交相愛敬如此。辟公指后稷以下先公。李氏謂以先公為尊者是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古音姥。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微子來載見求貴與羣侯同。以其為殷王元子。故于其將歸。而饗賜于廟。作頌以示其寵異也。萋。何氏謂與褄同。蓋言帛之白文也。苴。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同。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萋苴。禮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淫大也。威。罰也。夷。平也。言紂與武庚。天既大罰之矣。以微子崇德象賢。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福之。而所以安之者無方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大武再成之樂歌也。樂記云。再成而滅商。故有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之語。左傳謂周公作時邁。又作武。後人因以

此篇爲武之一成。反覆玩誦似以時邁爲一成者得之時邁一云奠亦與武桓等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古音几。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成王除喪朝廟所作。後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也。鄭氏云。自此以下四章。成王守成之事。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以戒王。故告于廟而爲頌。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古音戶。陟降厥家。古音姑。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成王在廟。延訪羣臣。以率行武王之道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古音良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古音杭

敬之一章成王肅肅在廟既闢羣臣之箴戒遂作詩以自警後世于成王廟歌之故列于頌小毖亦猶是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成王悔使三叔之監殷自啟其害又忽武庚而不為之防幾危王室懲于前事欲毖其後患也創巨痛深之言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心斯以為守成令主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古音房以反　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古音滿以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載芟一章折中指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爲定解李氏本朱子之意謂此下三章爲豳頌周禮國大蜡則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故末章說及胡考之寧耘謂耨其芟柞未盡之根株也㸐者爲去禾閒之草也飶言饌椒言酒也言田家之事自耕耘收穫之工至伯亞旅彊以婦子之大敬祖事神供賓養老之典無一不具蓋自后稷以來如此至于今豳地不改故曰振古如玆故曰豳頌考月令之臘在孟冬即今亥月亦特牲之蜡在十二月亦周之亥月故鄭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云此周所謂蜡祭也注郊特牲黃衣黃冠云謂祭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古音滿以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古音鹿 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

良耜一章。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鄭注疏云此所謂蜡祭也。故卒章云續古之人。與上篇振古如茲同義。蓋公劉言續我后稷之所為也。開百室者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此則開百室而以其所積者入之百室盈則婦子歸邑而入此室處者身安而心亦安神之貺我大矣。故天子命禮官用大牲以報之。以吹豳頌。○蜡有八上篇之先祖五祀此篇之天宗公社及門閭皆不在內而鄭氏皆注為蜡祭者豈蜡祭報神乃復祈年祈年之後乃行臘禮乃勞農乎。則此二篇者諸儒名為蜡祭抑或非蜡之本篇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謬。設為祭而飲酒之詩。蘘纂謂未嘗指其為何祭。且士之祭而飲酒何以列之于頌。鄒氏曰。此祈蠶之詩。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註云為得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靈星總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為龍精。蠶為絲。故祭龍星之尸。衣絲以象之。夫農事之詩

多矣祭蠶雖此篇故刪詩特存此從來未有之解然與序說
私合序說之明明見其謬者自當從朱子小序之說若其謬
無可見而後人亦未有確然之解者似宜不棄序說且祭之
明日又祭曰繹商書謂之肜日春秋書壬午猶繹繹固古禮
也繹而賓事所祭之尸祭蠶以士爲尸亦必古禮言求蠶以
爲絲衣故此尸之絲衣而載弁爵至潔而至順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
乃舉鼎幂告潔卒事不忒加此遂以兕觥酌旨酒獻之以賓
禮之庶蠶桑者皆不諠譁不急傲以勤蠶事使老者衣帛而
享其壽考之福不吳不傲即月令所謂齋戒親東鄉禁婦女
毋觀無有敢惰也月令言養蠶以供郊廟之服此言胡考之
休蓋各舉一端而言之又考邠風七月農桑並重此上二篇
爲農事此一篇爲蠶事亦及
胡考正合幽頌息老物之義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附 一章。大武五成之樂歌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
介與界通爾公謂二公也大介者大分天下以爲二介一左
一右也言盛哉武王之師時之未至則循時休養與時俱晦
及時之大明時行而行是用得天下而大分其界以界二公

蓋以我武王之寵受天命。蹻蹻然造此王功。而用以嗣夫前人者。實維爾兩公。信足以爲王之師法。故分周公爲左。召公爲右也。左傳所謂保大定功者也。○酌斟酌其時也。桓取桓桓之義。賚錫予善人也。般朱子謂義未詳。說文云般旋也。鄭氏謂天子巡狩。按節徐行。故謂之般。李氏謂武王因般遊而望河嶽以定都。皆非確據。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桓一章。楚子所謂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大武之六成也。朱子云。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言武王克殷而年豐天之命周有加無已。故我桓桓之武王。保有智勇之士。用之于四方。定其邦家。其德上昭乎天。天故命武王爲皇王。世世子孫代有其天下也。此樂記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賚一章。大武三成之樂歌。楚子所謂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者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我子孫受而有之。亦惟功

臣之繹思文王相與輔佐以成此功我其敢有私哉故大封同異姓布此繹思之功以往求乎永安是我周之新命于功臣者功臣亦當時時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不忘文王則信乎其能安定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大武四成之樂歌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山嶽河流皆指南國而言周之王業盛于南方故三成四成皆屬于南言望其山之高山之狹而長嶽之喬允信由于地中之大河合于大河之小水相其高下原隰而疆理之南國定則天下皆定于是普天之下諸侯之國莫不裒聚對向以衛天子此有周之受命所以為獨隆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

魯之地謂百里者蓋指封于曲阜而言其疆域自以方七百里為定但謂包今兖沂登青四府如諸城寧海皆在其內是有今山東省之大半恐未必然諸城志以季孫行父城諸即今之諸城亦屬附會其詩之為頌前人言之詳矣要之皆祭

祀之樂歌也駉者春祭馬祖蘩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皆歌此詩有駜爲豐年蜡祭勞農休息宴飲之歌泮水爲魯公征淮夷徐戎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之詩閟宮則僖公新作路寢落成告祖之詞也

駉駉牡馬、古音姥。在坰之野。古音神與反　薄言駉者。古音渚。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古音旁。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古音胡。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古音徐　思馬斯徂。

駉四章、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樂歌也。馬祖房星、爲天駟。馬之所稟氣以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之爲災害于馬者。馬之蕃畜所係、故以時祭之。專言牡馬、春主閑軍實若衛之駼牝、則以牽生爲重耳。校人職曰、邦國六閑馬四種。鄭注謂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義疏案云、諸侯不應無種馬戎馬、特所齊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

馬田馬爲一種種馬者鄭注所謂上善似馬者惟王路始駕種馬所謂特也非牝馬可以爲種者之謂六馬除駑馬外皆爲良馬毛傳以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分四節似與周禮不合當即以種馬解首節即善馬也玉路駕種馬祭祀取其有容故云彭彭云斯臧二章以戎馬言取其有力故云伾伾云斯才三章以田馬言取其善走故云繹繹云斯作末章以給官役之駑馬言取其強健故云祛祛云斯徂驪馬白胯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曰騅黃白雜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青驪白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曰駰彤白雜曰騢豪骭白曰驔兩目白曰魚皆馬之駿者亦大概互言之耳以無疆無期無斁之思而一歸于無邪則睿可作聖以參之氣化以育庶物皆本于此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亦同此義抑是詩也其亦魯公開國時定制考牧之所頌乎朱子于集傳指爲僖公之詩而于小序辨文止以閟宮屬之僖公其慎子說詩加此○四章八思字明指主祭者祈求而言夫子所言乃斷章取義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古音盲 振振鷺。鷺于下。古音戶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古音莫九反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古音以 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何氏以爲孟冬之月。大飲烝也。月令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折中定爲蜡而飲酒者。蓋玩振振鷺數句。有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之義。而其舉國若狂之象。亦可想見。又觀自今以始歲其有。又見順成通蜡。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之意。而魯之大蜡爲天子之祭。夫子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兩觀之上。喟然歎魯。亦因事以見其僭。刪詩而存此者。蓋亦春秋之意乎。或謂駜篇亦見魯僭天子鑾車鉤車大路周路。故即其所言之死。邇死期死數死邪。以寄貶采于所謂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眞善讀魯頌者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芹。古音 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

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古音蒲北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音闕　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魯公伯禽開國。始作泮宮。而淮夷徐戎並興。公往征之。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史臣作詩以頌之也。首三章言魯公觀學。行釋奠先老之禮。遂燕老更。且以出征淮夷告焉。曰羣醜。則徐戎並興可知。後止言淮夷者。舉其強大者言之

也第四章言僖公以能敬慎其德允文允武昭假于文王武王烈祖即所以孝周公而自求多福故于泮宮見其文于淮夷見其武使武臣如虎者獻其馘使淑問如臯陶者訊其囚其明德如此亦賴多士濟濟推廣公之德心征彼淮夷使其遠處東南不侵我邊界其光明正大不諠譁不矜躁從不告以爭訟而各獻其功蓋以將帥即從公之士說禮樂敦詩書其漸染于泮宮者有素于焉得勝而弛其弓束其矢櫜戎車率徒御整旅奏凱淮夷之人既向于義無敢逆我教化我能固守其文武之謀將淮夷之心終為我得而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而永永勿替矣末章乃總言文教之盛遠人之服食我新德化彼惡音獻琛輸誠允文允武之所以感被者不亦盛哉自小序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一語韓昌黎亦援為據後人遂皆以為頌僖公之詩朱子止信閟宮一篇屬僖公于駉駜泮皆不指實稱謂魯之僭在郊禘非必作頌亦為僖也伯禽開國豈必無頌如駉駜泮全無僭處惟閟宮則其僭顯然益見魯之郊禘請于惠公而舉行于僖公甚屬可信遵誦 折中所定千年聚訟一朝可決矣○序言修泮宮詩言作泮宮作者創始之詞亦可見為伯禽之詩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古音方墨反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古音

莫北反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古音神與反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古音娑 是饗是宜。古音魚何反 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古音戶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古音羌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古音肱 公徒三萬。貝

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古音博工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見上與從諧　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古音古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古音滿以反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古音以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九章僖公新作姜嫄廟既成遂祫嘗于其廟史臣所頌之詩也僖公既脩郊禘以稷配郊又推后稷之心倣周制作

禖宮以祀姜嫄首章開門便言閟宮以祀姜嫄爲其生后稷以纘禹之緒次章言后稷之孫得有天下皆姜嫄之所佑也其立廟也爲宜三章言周公之大功宜用天子禮樂故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而四時祫祭周公及羣公皆降之福也四章遂正言祫嘗之祭備物盡志如此故祝嘏之詞如孝孫有慶熾昌壽臧以下云云也五章言其膺戎狄懲荆舒之功六章七章言荒徐宅徵南夷之功八章言其得有常許復地復周公原故之疆宅而總以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爲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求章乃言新廟之奕奕爲萬民之所順非妄勞民者比上自已毀之主諸侯所不得祖者下自周公以後已毀之主及于未毀之皇祖皆合食于廟而僖夫人及母夫人以祭姜嫄皆與饗獻故其詞亦及之益不惟僖禮而又創行古所未有之禮聖人存而不刪者正以明魯之失周公之衰也豈以爲美僖公乎哉乃命四句不言錫之重祭而直接周公之孫以下數語亦明見魯用重祭之由僖公不得辭其責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四句

商頌

契封于商至湯有天下子孫祭祀之樂歌不可詳其篇數至武王滅商封微子于宋修其禮物不知後嗣何以不能世守

先代禮樂。七世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至孔子删詩時。又亡。其七篇正考父孔子七世祖也。

猗古音於戈反。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成湯廟時祭之樂歌也。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而以主祭者之我思爲感召。積我思爲聲。聲召氣。氣召神。神依乎思而綏之。則思成矣。故未迎牲而置鞉鼓。奏鼓以安神。既迎牲而祭。祭以鞉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鞉鼓也。管與鼓聲皆堂下之音。依我堂上玉磬之聲以爲節。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至于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則所謂笙鏞以間與夫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者。亦庶幾焉。總由習先聖王之傳。恭以執事。而不敢稍怠。以敬以和。先王。其尚顧予之烝嘗乎。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淸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古音戶郎反。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亦祀成湯也。那爲祼獻之樂。此篇多祝釐之詞。蓋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詞。如周頌雝之比。序以爲祀中宗。朱子謂未見其爲祀中宗。折中亦定從朱傳。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古音戶。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古音魚何反。百祿是何。

元鳥一章。武丁後人時祫太廟之詩也。殷人祖契而宗湯。故首言契。繼言湯。繼言親廟先后。以及于武丁。盖商自湯始居亳。仲丁遷于嚻。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耿。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盤庚復涉河而南遷于殷。乃定都不遷。故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又曰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歌于廟以妥神。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古音莫工反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古音戶郎反 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大禘其始祖之所自出。曰帝嚳有娀。而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也。馬端臨云。祫禘只一祭。天子謂之禘。諸侯不得言禘。而止及太祖。大夫士不得言祫。請于君而祫其高祖。共是合祭祖宗。以君臣之分。所及有遠近而異其名。殷人禘嚳。于祭法。長發之歷言商先后。而序曰大禘。朱子以爲大禘一見于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有濬哲之德之帝嚳。爲我商之所自出。其受命發祥甚長。故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上帝以有娀氏女配帝嚳所生之子。立之以造商室。焉是爲元王。元王以其深遠之德勇。千開導敷敎。數五教以言教以身教。一時小大之國契皆受而通達之。俾之循禮不越。起視其民莫不發明其以教至于其孫相土。功業盛大。化行海外。有截然整齊之象。是以天之命商。世世不違。至于湯而德與命會。能降已聘禮。大賢不稍遲慢。以致聖敬之德日升。死已昭假于帝。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爲法九州。受小大之共球。爲下國所保屬爲下國之雄長。其聖武之布昭。其政事之執中足以膺所受天祿。恭行天討。先伐韋顧昆吾。乃伐夏桀。振中葉之衰緒。開六百載之基業。固天子之功德。亦惟上帝降我以元聖左右

輔弼以成王業兹于大饗于先王以阿衡從享也是禮也其在中宗以前之所行乎帝立之帝與後三帝字同指上天而言之深遠也極勇撥開達通齊會也綴旒保屬之意駿厖雄長之義謂湯為方伯也寵總長遏通苞本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古音方墨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殷王以武丁為高宗特立不遷之廟以祀之之樂歌也言平定荊楚群侯來朝稟天命畏民碞賞罰明信夙夜敬謹以此命于下國乃封建諸侯之福故宅中御宇聲靈赫濯壽考康寧保我後生功德崇隆如此固宜立廟宗祀與太

甲大戊並爲三宗百世不遷然則商頌十二篇亡其七篇
其七篇中殆必有祭祀太甲大戊盤庚祖甲諸王之詩矣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